

导论 为什么要研究人的哲学

第一节 人类自觉地认识自己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无产阶级有一个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即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整个人类也有这样一个过程。而当人类到真正认识自己并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正是为了这个时代的早日到来，人类必须更自觉地认识自己。

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可以说源远流长。自从三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出现“认识你自己”的铭文以来，尽管无数哲人智者面对人类，反思自身，苦苦求索人之奥秘，但人类自我认识的历程，看来仍然是刚刚开始。人同他的生命一道仍然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谜。“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柏拉图）；人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人是奇怪的动物（拜伦）；人是能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本·富兰克林），“人是一棵能思想的芦苇（巴斯噶）；人是在大自然的舞台上从事表演的傀儡（维尼）；人是机器（拉·美特利）；那个自然界在其中化成有人格、有意识、有理性的实体的东西叫做人”（费尔巴哈）；“有仁、义、礼、智”“四端者谓之人（孟轲）；”人之所

以为人者 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 以其有辩也。(荀况)……这些回答虽然都从一个侧面描绘或揭示了人，但是显然没有给出“人是什么”的科学答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哲学——唯物史观 科学地解决了对人的认识问题 可以说是人类认识自己的崭新的哲学成果。但是，人的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却是令人遗憾的 曾经一度造成了“谈人色变”的可悲局面。在现代中国 再一次引起人们对人的哲学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探索 可以说是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两千年前的至理名言，在新的意义上又一次被发现 实践的流水形成历史长河，一切理论都处在它的无情冲刷和筛淘中 只有它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表面看来 这个结论只是人们对实践力量的理论确认 然而 它所隐含的更深刻的意义不久便显示了出来：由于实践——历史的力量说到底不过是它的主体即人的力量的印证，所以恢复人的实践的权威正是实践的人的自我确认，主体思想的解放正是思想主体的觉醒。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往作茧自缚的头脑和手脚放开了，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 开拓创造 充分表现了实践主体的历史主动精神。

多少年来 人们力图在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认识自己和确立自己 经历了一个由隐到现、由抽象到具体、由一点到全面的发展过程。农民 这个我国最广大的阶层 首先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将自己的需要和目的 在社会主义劳动中确立起来 表现了他们作为社会主人的首创精神，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作为完整的人的潜力和价值。随后，各行各业的责任制开始普遍确立起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从而使个人作为社会一独立要素的能量与活力受到尊重和确认。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始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健全化进程，人民的权利在政治上和

法律上不断得到加强 尊重人、塑造人、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之风正在逐步形成。十多亿人开始作为社会主义大厦的十多亿个支撑点、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多亿个动力点和社会主义画图的十多亿个色彩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人的实践”必然产生“人的理论”。随着人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活跃，理论上也出现了一个活跃的人。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直接导出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的科学结论；人才学破土而出，发出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的强烈呼声；亿万中国青年焦渴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向社会、向知识、向未来、向着一切可能性寻求和创造自己的价值；优生学、教育学、心理学、营养学等一系列以人为对象的学科很快成为雅俗共赏的“热闹”学科；哲学老人则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着：人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人的创造性潜能如何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关系？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中国兴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它的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的复兴。到了 21 世纪初，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在 2004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郑重地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节 人的哲学研究在中国 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不难看出，从实践到理论，中国人民正在全面认识和确立自己，以自己的旺盛生命力探求自己的富强与幸福之路。

这种认识、这种探求、这种实践的人和理论的人的生机勃勃，绝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十年内乱的历史产物。历史每流一次血都使它热昏的头脑清醒一分，而历史的眼泪生来就是为了冲拭自己眼睛的。十年内乱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给了我们以深刻反省和历史沉思。十年间人民的遭遇、祖国的遭遇使每一个自重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思考：这是为什么？严肃的自我认识正是这样由痛苦而引发的。

“理论的人”的兴起还有深远的历史原因。我国有悠久的封建专制传统，近代民主革命既不强烈也不持久，更不彻底。已死的先辈们的亡灵像梦魇一样占据着人们的头脑，深深地积淀在意识的最底层。这种状态一有机会就会酿成历史悲剧。而当这种悲剧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时，怎能不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批判地审视呢？

在“文化革命”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面对曾经一度被颠倒了现实，不能不经过一个迷惘——探索——奋发的转变过程，而这正是一个积极的自我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青年人还是教育青年的人也不能不热烈而严肃地谈论或关注人的问题这个主题。

对我国理论界来说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当他们带着现实问题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发现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指南，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指责的那样，是脱离人或与人无关的，恰恰相反，它以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生产劳动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等）为出发点，以人们的需要及其历史追求和社会展开为内在根据，以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为中介，以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最终归宿。它是对人的全面肯定、价值肯定和科学肯定的学说。这样，我国关于人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说从一开始就诞生在马克思主义的怀抱中。当

然，也不能否认对这一学说的某些探讨曾经一度受到历史唯心主义思潮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干扰。

第三节 人的哲学的研究对象、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人的问题的研究即人们的自我认识 不仅有历史必然性 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人是社会的人 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 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不能离开人 就像研究任何一个系统不能离开其组成要素一样。而社会和历史不是“黑箱” 马克思主义正是深入到它的内部结构中 从现实的人的物质属性及其劳动和交往入手，揭示了社会结构即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很明显 正如由人们结合而成的社会关系是研究人的现实基础一样，科学地认识人及其活动，也是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前提。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事业，是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潜力、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促进人类和谐与幸福的过程。但是，怎样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培养人的优良品质呢？怎样实现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并同时保证人的全面发展呢？这些问题离开对社会的人的研究显然无法圆满回答。所以，科学地认识社会的人及其客观属性，也是科学地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各项工作都要人去做，人的各方面的状态直接决定着各项工作的状况。党的现行政策的成功，科学文化教育的重要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就在于它们能够激发或促成人的良好状态，进而推进各项工作。所以 科学地认识人及其共性与个性 也是

科学地动员人、改造人和使用人 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

每个人都面对着自己的人生并力求使它富有意义 但是 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自己才谈得上正确地对待人生，只有懂得了人的价值是什么、在哪里和怎样实现的人 才会过上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所以，科学的自我认识又是任何一个人健康成长和有所作为的必要条件。

第四节 人的哲学的研究方法

人指什么 作为人、面对人而问人指什么 这不免使人觉得有些滑稽 然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 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前提性的问题提出来。

有人说 讲人 讲的就是个人 很容易引起个人主义思潮 就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样；所以讲人是没有好处的。

又有人说，马克思讲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要讲人就讲社会、讲国家好了 讲人是没有必要的。

还有人说 讲人如果不在人之前加上“社会的”、“现实的”、“从事生产劳动的”等定语 就是指孤立的、抽象的人 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讲人是毫无意义的。

更多的不愿意贸然下断语的人也在思忖 当我们讲人时 比如在讲人的需要、人的活动、人的意识、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时，这里所说的人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所以，问题是非回答不可的。

简要地说 人们所讲的人 无非是一个对象化、客体化了的哲学范畴 是对具体的人的一个抽象把握 或对人类的一个一般概括。

将个别抽象为一般，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创造性思维能力。原始人的思维完全是个别的、具体的，他们还不能把一般概念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比如只有具体的“ \times \times 山”或“三个 \times \times ”而没有一般的“山”或“三”。北美洲印第安人和阿留申群岛人的语言中，有四百多种动词的变形，早上走、晚上走、穿鞋走等等都专有表述，而无一般的“走”这个词。这些，说明了原始人思维的具体性。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和接触中，在要求有所普遍表达的努力中，渐渐产生了概括思维能力，象形文字是它的第一个产物。比如在埃及和中国的象形文字中，许多表示运动的动词都有脚的图形，许多表示说话的动词都有口的图形等等。而从象形文字到符号文字的飞跃，则进一步表明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完全抛弃了原始直观的、感性的依赖性。难怪当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们第一次发现许多组不同事物的共同属性——某个一定量、即“数”的时候，当他们进而发现数的运算中的一些奥秘如“一些量没有公约数”时，他们是那样兴高采烈，于是断定数就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甚至就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基质。毫无疑问，当我们讲人时，使用的就是人类所特有的、现代又高度发展了的抽象思维能力；人指的就是一个从广度到深度都有待扩展和发掘的完备的单纯的存在物，即人的共相或一般。

将个别抽象为一般，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人类社会时也广泛使用了这一方法。科学哲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归纳——演绎的方法。他认为，每个特定事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质料使特定事物成为独特的个体，形成使这个特定事物成为相同事物的类的成员。形式即共有的性质。正是由于归纳，人们才从感觉经验中得出有关它的概括。比如， a_1 有性质 P ， a_2 有性质 P ， a_3 有性质 P ，所以，

所有的 a 都具有性质 P。然后，人们就可以从这种共性出发去具体地推断和分析所有 a 的形态，即演绎。列宁也曾经说过：“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①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时，非常熟练地使用了抽象思维的方法。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②他在另一处地方讲到生产的抽象时说“好像一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③由此可见，马克思和列宁都是非常重视、充分肯定并广泛使用了抽象思维方法。

接着马克思还表达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思想这就是抽象或一般不仅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而且作为一种存在形态它的发生具有历史的规定性或者说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他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比如在美国——马克思接着指出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人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所以，“在这里，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3页。

‘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 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 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 科学的、合理的抽象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必然的和必须的。科学的抽象实际上是一个客体化（将对象当作感性的客观实在物来观察）——简化（略去对象的个别的规定性即偶然的的东西而把握其实质）——综合化（将各个别的性质及其各方面归纳起来）——概念化（把这个归纳起来的内容即共性凝炼为一个一般概念来使用）的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的概念，内含着同类事物的质的规定，但它正如黑格尔所说，不过还是一个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展开的单纯的感性确定性 即有待展开的规定。对人 当然也可以作这样一个一般的抽象，而当我们把人类及其社会历史当作客观对象来研究时，离开这种科学抽象就是不可能的了。比如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人，就是作为人格化了的经济范畴出现的。当我们把人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时，遵循的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同一思维方式。

第二 对人的科学的合理的抽象 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必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在人（其他事物也一样）的具体发展还十分简单的时候和地方，这种抽象由于没有客观的真实性而很难产生。比如在严格的奴隶等级或封建等级制度下，抽象地一般地谈论人的价值和尊严等等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指奴隶主阶级的禁止，而主要是指由于客观上没有这种真实存在因而不可能普遍产生这种抽象的意识。随着人类进步所导致的人类平等逐步成为现实，人的某些无差别的同一性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确立，因而对人的一般的理论抽象就有了可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 卷 第 22 页。

这一点即使不追溯得如此遥远，只在近代历史发展中也看得很清楚。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依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社会条件下，人的一般抽象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软弱无力的平等要求或虚伪的平等宣传存在着。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但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从经济基础上消除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实行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等。所以对普遍的、具体的人的一般抽象，便可能首先作为经济范畴（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需要）尔后作为哲学范畴提出来。这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和认识逻辑的。这种合理的现象，不管人们自己多么无意识甚或惊诧，都是必然要发生和发展的。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表述中（无论早期还是晚期）人的抽象是广泛使用的，而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中，则较多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说到这里不难看出，人这个概念，作为一个科学的抽象，绝不等同于个人。个人相对于这个个人或那个人来说，本身也是一个抽象，即对个人的抽象。人的抽象不等同于个人的抽象。人的含义要比个人广泛得多、深刻得多。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它既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而是所有人的泛指，而且，它包含着人的一切现实形态，也包含着人的总和，而由于整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所以人的抽象又比总和要丰富，包含着人之为人的一切形式和中介。由此可见，个人的抽象不仅不能代替人的抽象，相反，当我们说到个人时，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相对于人的一般而言的。这正像我们可以从松树、桃树、白杨树等等中抽象出一个树的概念来，而不能说树就是某种个别的树；相反，当我们说“一棵松树”时，恰恰是相对于一般的树而言的。实际上，当有的人在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讲人，但很少讲

个人”时，不也是已经把人的抽象与个人的抽象分别开来了吗？当人们讲“人的问题”、“人的理论”等等范畴时，难道仅仅就是“个人问题”、“个人理论”吗？当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时，恩格斯说人将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时，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时，难道他们讲的都是人的个体形态吗？是个人解放、个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个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吗？

同样，人也不等于社会。社会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的形式，反映并决定着人的本质，人与社会具有质的统一性。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当马克思这样说或我们如上那样说时，实际上已经把人与社会明确地区分开了。很明显，尽管人与社会不能各自孤立地存在，然而两者作为概念进而作为研究对象毕竟是两个而不是一个，不能用其中一个来代替另一个。而且仅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值得广泛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也说明两者的不等同性。因此，我们怎么能武断地认为社会研究可以不包含人的研究呢？怎么能用对社会的研究来否定对人的研究呢？

如果硬要问人这个抽象的指谓是什么，那么，让我们来试作如下的表述：

人是人的个体与类的统一。这种统一具有三个层次。一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个体，这是人的恒久的现实形态。二是作为个体的属的类，即人类，这也是人的恒久的现实形态。再者便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集合体，如家庭、阶层、阶级、人群、人民等等，这是历史的变化着的人的形态。人正是所有这些人的存在形态的统一或凝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实际的人就是这样存在着。人总是以多重性表现着自己，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又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所以，人是不能用人的个体或群体等等一种形

态来概括的。

当然 我们还可以说 人是地球上生命进化的产物 它具有自动调节、自我意识、代谢、变异和遗传等高级生命的全部属性，它的个体发育是在 46 个染色体编码的遗传程序的控制下实现的 但是 我们又必须说 人在自然地和历史地进化中已经获得了无限发展的能力，已经具有巨大容量的遗传多样性和社会可塑性，它作为群体和社会的成员已不再是纯粹的生物个体。所以，我们只能说人是作为个体——社会的矛盾统一体而存在的一种社会性动物。

为了更便于理解人的指谓，我们还可以看人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与人相对的无非是：1. 自然界(无机物、植物、动物等)，2. 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即造物(如社会生产力、物质文化财富等)，3. 人、自然界、造物相互联系的中介(如意识、劳动、占有、分配等)当然 这些或者是被人所认识或者是被人所创造和改造的事物中 都必然具有某些属人的属性 是作为人的对象物而存在的，但它们显然不能包含在人的抽象中。当我们下文谈到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唯物史观的主体时，也正是相对于这些事物(另外还有上帝、神明等虚幻事物)而言的。

总之，我们看到人作为如上的一个抽象，既不等于虚幻的人，也不等于个体的人，又不等于社会。它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正确反映其客观真实性的抽象。客观真实的人既不是虚幻的，也不是片面地作为个体或作为群体而存在，而是同时以这些形态存在着 是个体与类、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社会的人的研究领域如此宏大和精微、通俗和深奥 以致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不敢说自己与这个领域无关或者把握了这个领域。作为背景交代，我们刚刚简述了这项研究在我国的

兴起及其意义 而本书的内容仅仅限于 把人及其全部丰富属性引入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研究中，探讨其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主体与客体（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自身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主体、其活动和状态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他们自身在社会制约下的变化和发展，探讨主体的自觉活动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相互关系，以证明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与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之并行不悖，等等，从而揭示人与社会的发展及其动力，以及怎样才能开发这种动力。还着重阐述了研究人的哲学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与意义 论述了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建设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个和谐发展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与理想的人的生成的关系，同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关系。

上述思想并没有超出、而是早已科学地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学说中，我们能做的实际上只是对此作出证明和进一步阐发，同时尽可能从中引申出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论来。所以 本书是循着唯物史观的范畴和原理、穿插着对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分析展开的。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人

第一节 科学的人本观是唯物史观的一根主线

马克思、恩格斯从创立唯物史观起 到他们成熟时期以至晚年的论著中 在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论述中 有一根主线贯穿始终，这便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本观。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用编年叙事的方法，看看历史的事实：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起步阶段 写了两篇著名文章，一篇是《论犹太人问题》，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这两篇文章都刊载在 1844 年《德法年鉴》上。在这两篇文章中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 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这说明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起步阶段，马克思就把它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密切地联系起来了。这时，马克思虽然还未真正形成唯物史观，而且还是借用费尔巴哈的哲学语言 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依据 把人类解放理解为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借用类、类本质、个体和类的统一等惯用哲学术语，阐述了有关人的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提出要消灭使人受奴役的社会关系。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在讲市民社会人的本质是怎样形成的问题时说：“把他们连接起

来的惟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 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强调地指出 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世界之外的存在物 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这些论述已大大地超出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生物学的类本质的水平。有人见到马克思在这里用了“私人利益”、“利己”就说马克思的提法“不确切”其实是没有弄清楚马克思在这里是针对什么问题说的。马克思在这里是讲市民社会人的本质是怎样在其社会关系的现实基础上形成的问题 他这样说 正表明已摆脱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是抽象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和关于彼此互爱的道德说教的人本主义的羁绊,向唯物史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 他们的这种新的世界观“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并说 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 即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 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 如‘人的本质’、‘类’等等 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② 所以 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不能专注其形式方面,而应更加重视其新的内容、新的精神实质。在这个问题上 列宁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说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尤其是‘武器的批判’ 他诉诸群众 诉诸无产阶级。”列宁还说“:从 18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 第3卷 第18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 第3卷 第261—262页。

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 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 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就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明确地确认了共产主义同人本主义的关系 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 就是实践的人本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

马克思在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强调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第六条中又指出 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第十条中又说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他们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化出发。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怎样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卷 第415、418页。

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 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地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然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的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